



●良心

駝峰航線親兄弟

駝峰航線上參加空運的有一對來自加拿大的華人親兄弟，哥哥馬邦基和弟弟馬紹基。他們是第二代加拿大華裔，祖籍廣東台山白沙鎮飛鵝村。馬邦基1920年出生於加拿大，馬紹基1922年於加拿大出生。他們的父親馬本坤於1890年從台山白沙鎮乘船經香港去加拿大淘金。在加拿大定居後，在當地經營雜貨店維持生計。1935年馬本坤去世後，母親帶着11個孩子乘船經香港回到祖籍廣東台山安葬丈夫。一年後，馬邦基和其他家人重返加拿大，母親和一個妹妹留在國內。

翱翔天空是馬邦基、馬紹基兄弟倆兒時的夢想，他們常幻想自己是飛行員，喜歡撐着雨傘從車庫頂上往下跳，模擬飛機降落。1938年馬邦基進入美國加利福尼亞航空學院學習，考取飛行執照後成為飛行教練。3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轟炸香港、仰光，切斷滇緬公路，阻斷援華物資通道。妹妹來信告知馬邦基她和母親處境十分艱難。正在此時，泛美航空公司向馬邦基發出邀請，請他加入與中國政府合作的中國航空公司，執飛駝峰航線的軍用物資運輸機。目睹過日軍在華舉行的馬邦基毅然接受邀請，於1942年成為飛越駝峰航線的先驅之一。他執飛從印度運載物資到中國的軍用運輸機，先後完成420次駝峰飛行，贏得優秀飛行員的讚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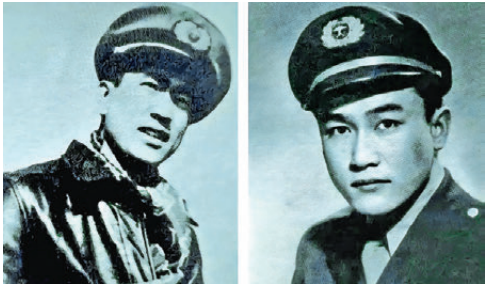
弟弟馬紹基渴望追隨兄長學習飛行，效力祖國。然而，加拿大軍方以「華裔參軍戰後恐會要求更多政治權利」為由，拒絕他在加拿大入伍。馬紹基沒有氣餒，效仿哥哥赴美考取飛行執照，最終於1944年加入駝峰航線飛行隊伍。1944年10月，馬紹基來到印度阿薩姆邦機場，在兄長馬邦基的親自帶領下開啟了駝峰航線的首航。上陣父子兵，打虎親兄弟。一對華人親兄弟，駕駛同一架飛機飛越駝峰，成為駝峰航線上的一段佳話。

馬紹基沒有哥哥幸運，在駝峰航線上屢涉險境。在一次飛越喜馬拉雅山區時，馬紹基所駕飛機遭遇極端氣候，機身嚴重結冰。一

台引擎突然失靈，飛機只能在2,000米高度掙扎。當時美軍運輸機沒有滑翔的功能，因為自重太大，一旦失去動力會立即墜毀。要爬升飛越山脈，喜馬拉雅山脈的平均海拔都在6,000米以上，根本就飛不過去。飛機必須減重。他和隊友只好將機上物資拋撒出去一部分，然後準備隨時割斷繩索跳傘。在扔掉的物資中有48捆美國幫中國政府印的鈔票，裝機的鈔票共有52捆，扔得只剩4捆。飛機減重後引擎奇跡般地重啟，機身上的冰也融化了不少，飛機才慢慢恢復正常飛行，馬紹基僥倖逃過一劫。事後他常被大家開玩笑，打趣他在喜馬拉雅山上「丟錢」！馬紹基共完成了337次駝峰飛行，為抗戰運送了許多抗戰將士和軍需物資。

戰後兄弟倆都回到加拿大定居，他們的英勇事跡一直在當地廣為流傳。美國政府為表彰他們在駝峰航線的卓越功勳，授予他們崇高的榮譽：亞洲太平洋軍功章、美國軍功章、二戰勝利獎章、駝峰勝利獎章。馬邦基是第一批中國航空公司飛行員，最早參與駝峰空運並且立功，還獲得美國空軍頒授的高級榮譽飛行十字勳章和佩戴總統軍團綬帶。馬邦基和馬紹基兄弟先後於2005年和2011年去世，多家媒體報道了他們的傳奇一生。2015年8月7日，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在《華人世界》節目中介紹了這對抗戰親兄弟的事跡。

據媒體報道，他們在世時經常回憶在駝峰空運的激情歲月。據他們回憶，當年志願參加駝峰空運的飛行人員中有許多20歲出頭的華裔毛頭小伙子。他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，為祖國需要拚命地飛，幾乎每天要飛一個來回，一個來回耗時至少4個半小時。有人甚至一天飛4個來回。在駝峰空運高峰期間，年輕的飛行員們駕駛運輸機不停地從印度起飛，在中國機場降落。有些機組一天飛到三次往返，機械師甚至直接露天維修飛機。飛機不統一編號，也不固定飛行員，哪架飛機回來了，正在待命的機組馬上替換，



●馬邦基（左）、馬紹基兄弟。 作者供圖
裝載完軍用物資後立即起飛。下一架飛機回來，下一個待命的機組就馬上登機……整天就是一個連軸轉！由於不知飛機何時回來，待命的機組人員連上廁所都是一路小跑。

他們執行任務的機組通常採用「1+2」模式：即一名美國機長配1至2名中國飛行員，其中許多人是懷揣報國熱忱歸國抗日的華裔青年。運輸機額定載重3噸至6噸，但為了運送更多物資，常常超載。從印度東北機場出發到中國西南機場，去程滿載着外國援華的武器彈藥、汽油、醫藥器材、軍用被服等物資；返程則裝載中國出口的鎢、錫等特種礦產和原料，有時也會運送戰鬥人員。

駝峰航線上摔飛機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有時一天摔掉好幾架，犧牲好幾位飛行員。少數掉在中國境內的被當地民眾救助了，絕大部分在原始森林或冰天雪地裏失蹤。經常是剛才幾個人還在一起吃飯，有人飛走了就再沒有回來。飛行中，不論遇到多麼惡劣的飛行環境，機長都會命令：「快點！再快點！」有一次飛越喜馬拉雅山時，前面雲層突然出現了雷雨閃電，飛行員向機長請示要求返航，機長的眼睛看上去就像要噴火一樣，只噴出一句話：「繼續飛！」那時飛行大隊指揮官對機長們下的命令是：「飛越駝峰，沒有天氣限制！」還有一次，飛機就要到達目標機場，塔台緊急呼叫說日機馬上要來轟炸。這時飛機沒油了，飛行員向機長請示，是馬上跳傘還是迫降。機長長着臉說：「現在飛機比我們的命更值錢！」然後下令迫降。在關鍵時刻，機長做出那樣的決定，實在是迫不得已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美軍飛機戰損巨大，缺少可用飛機。除大量訂購軍用型外，還徵用了民航在用的飛機以及正在製造的民用型飛機。

在執飛出發前，飛行人員要將自己的名牌放入一個專用的筐中，安全返回後再取回自己名牌，而那些未能歸航者的名牌則被轉移到另一隻特別的筐中。到1944年8月，那個特別筐中無人認領的名牌已多到裝不下……



●趙素仲

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

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

七十九食藕
——謝邁（兩宋時期）



謝邁 食藕（節選）
人憐淤泥上，出此萬朵蓮。
須知淤泥中，有藕大如椀。
本清凝冰雪，未斂方嫵媚。
己亥初秋
素仲配畫



●管淑平

春雪

天陰沉着，風不知疲倦颳了大半個下午。直到傍晚，天空飄起了雪。我的心裏感到一陣驚喜，今年立春來得早，年還沒到，春卻先到了。更何況，又下着雪，冬天和春天竟然是以這樣的方式相遇，算得上幾分美妙。

房間燈光微弱，透過窗子，我隱約看到一瞥兒白。披件衣服，推開一點窗，冷空氣瞬間就從窗縫擠進來，灌了我一臉涼意。向外望去，外面白茫茫一片。雪不緊不慢地下着，雪雖小，卻不像細粉，倒有些像柳絮，軟軟的，絨絨的，悠悠打着旋兒，彷彿也帶着幾分早春的慵懶與試探。我情不自禁感嘆：「春日飛雪，到底是冬的眷戀，還是春的呼喚？」總之，這春雪終是這樣來了。

這春雪，是低調、溫柔動人的，甚至有些羞怯。在夜色將近的時候，它悄悄來了，如多年未見的老友，輕輕叩響了你的門扉。屆時，屋頂灰褐色的瓦片，路兩邊的枯樹，連同遠遠的山巒，就那樣安安靜靜隱匿了。而且，那白並不單調，而是充滿意趣，宛如水墨滴落宣

紙，暈開一幅山水意境。

記得去年初冬時，就特別期待看到一場酣暢淋漓的大雪，可是冬天都快過完了，還是沒看到雪落下。心裏一再失望，沒想到我們會在春天相遇。默默注視着窗外的雪，便覺得一切寒冷也稱不上寒冷了，畢竟，希望化作失望才是最寒冷的。雪下着，小孩們也閒不住，他們在雪地上歡快跑着笑着。街邊燈光泛黃，照在雪上，照在孩子們的臉龐。晚歸的人，裹着厚厚的羽絨服，手裏拎着滿滿的年貨。不管天氣好壞，絲毫不影響人們對過年的喜愛。

我忽然覺得，這春雪也是一份豐厚的年禮，甚至比那歡呼的年節，更先抵達春天的新生吧。春雪瀟瀟，是覆蓋，也是孕育。春雪之下，泥土沉睡着，藏在土壤中的種芽還在釀着美夢，它們在等候冰雪消融的某個日子，破土而出，與春天相遇。是的，這一切的生機和希望，都藏在看似寂寂的潔白之下，悄然蓄力，默默迸發。

望着窗外的雪，我的心情漸漸明媚。



●周兵 紀錄片導演、歷史學博士

為什麼人類一開始，就在畫馬？

人類最早畫下來的動物，不是獅子，也不是人，也不是狗和貓咪，而是——馬。

在法國拉斯科洞穴裏，有1萬多年前人類留下的繪畫，這是發現最早的人類的繪畫，一些馬匹在原野上奔跑，線條與顏色都很簡單，據說那是用非常原始的用具塗鴉在岩石上的。對萬年前的人類來說，馬應該不會是藝術的想像，而是奔跑，狩獵、活下去的希望，以及一種能把人帶離危險、帶向遠方的能力。他們也會在岩石上畫出自己常見的其他動物，今天我們還會看到萬年前充滿野性的牛和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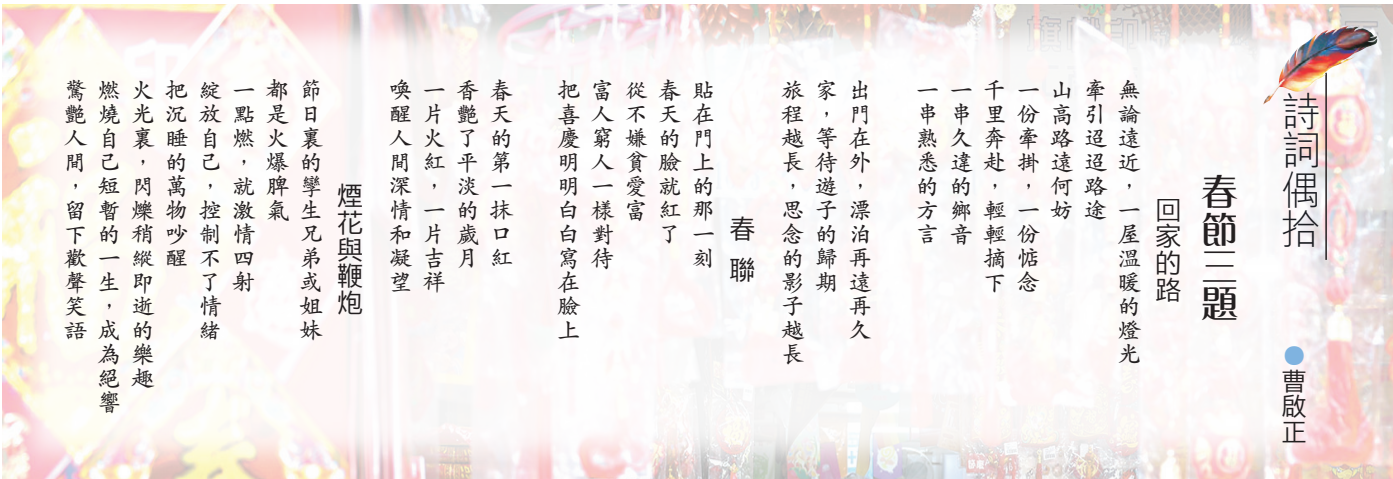
遠古時代，馬很少被人們畫成靜止的，牠們要麼奔跑，要麼騰躍。馬成為人類心中速度與力量的體現，也成為人類生存發展中必不可少的生存工具和精神夥伴。從那一刻起，馬就不再只是動物了，牠成了人類理解自然、理解生命的一種方式。人與馬相互依存，相互影響，相互信任。

那奇怪的是，歷代的帝王們為什麼那麼鍾愛馬？

如果你翻遍世界藝術史，會發現一個奇怪的規律：真正有權力的人，幾乎都要騎馬出場，或者擁有龐大的馬隊護衛。中國有秦始皇兵馬俑，漢武帝為了馬可以發動一場戰爭，唐太宗把心愛的馬做成藝術浮雕紀念牠們，乾隆皇帝一定要在馬上體現他的英姿。西方有羅馬將軍、拿破侖、不同的國王們騎馬的藝術作品。哪怕你本人不會騎馬，畫裏也得騎。

為什麼會留下如此多的他們的繪畫和雕塑，還都和馬有關？因為馬是一種「不穩定的力量」，馬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。你能駕馭牠，說明你本身就有能力控制危險、可以控制秩序。騎馬不只是姿態，而是一種宣言：我在力量之上。我可以駕馭一切的力量。正因如此，馬在這些畫裏，往往肌肉緊繃、隨時待命，或者昂首，或者高高揚起身軀在天空下。但牠不是自由的，牠是被控制在皇權中，成為帝王力量的象徵。馬也長久地成為「權力結構的一部分」。

有人說，當馬開始失控，藝術就進入了情緒時代。到了十八九世紀，藝術家突然不太想畫「聽話的馬」了。你去看看德拉克洛瓦畫裏的馬，眼睛發亮，鬃毛炸開，像情緒在奔跑。馬不再為誰服務，牠成了激情、憤怒、自由本身。再往後，畢加索在《格爾尼卡》裏畫了一匹嘶吼的馬。牠不是英雄坐騎，而是戰爭中被撕裂的每一個生命。你甚至分不清，那到底是馬在痛苦，還是整個人類在痛苦。藝術家們讓馬的形象進入了人的內心世界，成為恐懼、混亂和無法言說之痛的化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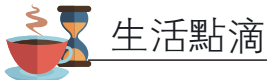


●郎世寧《八駿圖》
作者供圖

詩詞偶拾

春節二題

●曹啟正



●羅大佺

臘月三十的年味兒

兒時盼過年，過年穿新衣、吃美食，還有小夥伴陪着玩。

過年，其實就是過春節，從正月初一開始，一直到過了正月十五才算結束。其實年味兒是從臘月三十（有時是臘月廿九）開始的，儘管這一天，還不算年。

進入臘月，大家就開始準備年貨，為迎接新年的到來做各種準備。殺年豬、熏臘肉，炒穀花、蒸醪糟，買新布，做新衣，寫對聯、貼門神，買鞭炮。還要準備花生、瓜子和糖果水果，給小孩準備壓歲錢。

到了臘月三十這一天，各種年貨都準備得差不多了。天還未亮，父親就早早起床，開始推磨子，準備大年初一吃的湯圓。母親把灶台打掃乾淨，開始做早飯。二姐則泡竹筍，洗臘肉，準備晚上的年飯。三姐起床後，忙着打掃衛生，一把掃帚，把屋裏屋外打掃得乾乾淨淨，連牆角的蛛網都不放過。父親囑咐，三十掃塵，是掃去一年的晦氣，迎來新年的福氣，一定要認真真。大哥貼春聯，父親要他先把門框擦乾淨，再刷上熬好的漿糊，紅紙黑字的春聯，是父親找人幫寫的，每一個字都透着喜慶。父親也是文化人，但他的特長不是書法，是識文斷字，觀氣象看天氣，是紅白喜事給人看年月、算八字。

吃完中午飯，父親開始打紙錢、燒袱子，這是燒給三代以內宗親的紙錢，外面用白紙糊成長方形，父親用毛筆蘸上墨水，恭恭敬敬地寫上每一位宗親的名字。大哥提一桶白灰漿，將房前屋後果樹的根部刷上，據說刷上白灰漿的果樹，來年不會招蟲。二姐將牛牽到河邊，讓牠將水喝個夠，三姐出去割一背兜青草回來，因為明天不會去放牛，大年三十得給牛兒準備充足的草料。我和妹妹則跑到村子裏，和小夥伴們一起玩。有的從衣兜裏摸出一顆水果糖，你一口我一口地舔着，不管舔了多少，都覺得嘴裏有甜絲絲的味道；有的拿着一個小火炮，找個安全的地方，小心翼翼地點燃，「啪」一聲響，把大家嚇了一跳。

夜幕降臨，黃昏開始到來的時候，母親將家裏臥室的衛生打掃一遍，用撮箕將垃圾端出去倒掉。據說這個時候氛圍最神秘，如果你叫一個人的姓名，那人答應了，你說一聲「將臭蟲蛇蚤給你家端過來」，然後將垃圾倒掉，據說來年你家的晦氣就跑到他家去了。靈不靈驗大家不知道。但每年這個時候聽見有人叫你的名字，一般是不會答應的。有一年母親也這樣開個玩笑，結果有鄉親答應了，事後父親責怪道：「吃飽了！」

當村裏有人放鞭炮的時候，父親開始燒袱子。袱子燃盡，父親將紙灰裝出去倒在祖墳上。於是開始吃團年飯。團年飯不算豐盛，卻格外暖心。一家人圍坐在桌子邊，邊吃邊說笑，父母會給我們夾肉食，也會叮囑我們，過年要懂事，不要亂說話。吃完團年飯，一家人圍在火盆邊，一邊吃炒胡豆，一邊聽父親講故事，凌晨才去睡，這叫「守田坎」，據說三十晚上守田坎，來年田坎地邊牢固，不會被洪水沖垮。

臘月三十的年味兒藏在煙火氣裏，每每想起，心中滿是溫暖與牽掛。